

后记

世上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就会有心事流转。在这个热带岛国，想心事的人，也许早已走了，但心事留给了岁月，流淌在小说诗歌的字里行间，溢满画布上音符里。我读多了他们的心事，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地方；他们当年身处的空间，今天也成了我身处的空间。

认识一地可循不同途径，美食、文学、艺术不一而足。观望自身，我循的是文化研究之路，着重于人文的历史脉络。具体而言，即透过新加坡的文人、地物、事体，来认识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。

在这条探索路上，领我踏入学术研究大门的人，是我的老师、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前主任李元瑾教授。她告诉我，学校的课程总会有个终结的时候，然研究探索之路并不须因此而结束。老师的叮嘱时时响在耳边，给我以指引，赋我以动力。

成书的过程中，我得到很多前辈的扶掖；书中提及的观察与成论，均是踏在前辈肩膀上得出来的。王赓武教授的海外华人论述，姚梦桐先生对战前画家张汝器的开创性探讨，李元瑾教授的晚清文人康有为邱菽园研究，张人凤先生为祖父张元济编汇的史料，作家谢克与南来文人前辈的交往忆述，藏书人杨善才多年蒐采珍藏的华文绝版书等，均为本书里涉及的文化研究奠下翔实的理论与史料基底。

在收集资料期间，我有幸与多位前辈文化人的家人结识，包括张元济先生独孙张人凤先生、战前画家张汝器的女儿张识芬女士、医生兼作家韩素音的前夫梁康柏和养女周惠音女士等。他们的信任和协助，以及慷慨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物，使得这一系列研究得以顺利展开。同时，本地友人杨苕善、赖启建、蔡爱玲、莫缕勇、大沢芳惠等，还有马来西亚友人安焕然、廖文辉等，或分享研究成果，或帮我查找资料，或为我穿针引线。我是何等幸运，在探索路上有如此不可多得的朋友和同伴。

本研究文集循着文人、地物、事体，分为三卷。卷一为“南来文人研究”，收录一系列本人近年来所做的南来文人研究文章。人的命运，很多时候是岁月劲风下的一叶小舟，历史大潮中的一股潜流，要如何漂流、如何进退，这里面就生出故事来了。卷二“城市行脚图”是城市行走与观察的产品。要在城市大小角落钻进转出，行走是最方便的途径之一。走过一地后，画上一张“行脚图”，附在文后，同道人也许能用得上。卷三“星洲-香江”战后书业历史研究，说的其实是一个“双城”故事。在香港知名学者小思（卢玮銮教授）的协助下，我采访了当年这段书业历史的参与者，包括新加坡的杨善才先生，以及香港的蓝真、罗琅和李怡先生。本书卷三中研究所需的大量绝版书籍资料及书影，均为杨善才先生提供，特此致谢。

杜南发先生为《星洲星光》撰写的序文，本身就是美文一篇，令这本研究文集生色不少。杜先生退休前是华文集团属下报章的筹划总编辑，在工作上是我的上司，在文史研究上则一直是我的良师。在序文中，杜先生提到，星洲，星光，星虹，三“星”同时出现于本书封面，“一连串的星星，聚集起来，交织构成一张时代

记忆的星图。”家父当年为我起名“星虹”，出自李白《元丹丘歌》的“长周旋，蹑星虹”，取的正是星宿彩虹“横河跨海与天通”之意。封面上的三“星”巧合，一经点出既令人惊喜，又顺理成章。

本书的封面设计，采用了画家张汝器于1929年为新创刊《星洲日报·繁星》文艺副刊所设计的刊头画，蒙张识芬女士授权使用，令封面设计尤显意义。有趣的是，因为图中的“繁星”二字，封面原有的三“星”成了四“星”，这不能不说是另一个令人惊喜的巧合。

这本文集得以付梓，得益于八方文化创作室主任何华近年精心构思的华文书出版计划——在此计划下，开拓“南洋”题材系列是重头之一。我要特别感谢编辑冯婉明，她在本文集的架构、编辑和修校等方面提供了诸多专业建议；在时间紧迫、工作量大的情况下，她仍是一丝不苟、巨细毕究地处理好编辑工作，令人感佩。同时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慷慨赞助，让本文集得以顺利与读者见面，谨申谢忱。

有人曾问我，辛苦工作之余，还要查找资料、写成文章，会不会很累很寂寞？的确，找资料、写文章，都是得自己一项项去做的事情，别人代替不了；工余埋在资料中，寂寞是免不了的。幸而身边人吴庆辉是同道人，研究写作、穿街走巷多是两人同行，乐在其中也就忘了“寂寞”二字。

《联合早报》副刊是我工作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份难得的文化氛围；而同事之间的思路分享、想法激荡，亦是不可多得的温暖所在。在本书成型的不同阶段，李慧玲、胡文雁、黄佩卿、周兆呈、谢裕民、林秀萍、余云等均曾给予慷慨且中肯的专业意见。这本文

集收录的研究文章中，有些文章的缩写版本曾在早报副刊发表。这次出版的均为完整版本，并附适量资料注释。

在本书的校订期间，一辈子从事写作的父亲以91岁高龄辞世。去世前，父亲一直在等这本文集的出版；每次见面或电话里聊天，他都嘱我快快写完带给他。今年八月底，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，坐在他书房每天必坐的高背皮椅上，我告诉自己不要遗憾：遵父亲之嘱，每天写一点，记下见过的人、读过的书、想过的事；因为记下来了，也就留住了不少好时光。在那一刻，我轻声告诉父亲，他等待已久的《星洲星光》终于成书了。我想父亲一定听得到的。

谨把这本文集献给刚刚离开的父亲，是他教会我看世界的方法——乘好奇的翅膀，以文学的眼光，秉求实的精神。

章星虹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

于新加坡